



下部

她不服， 他来治

简思♥著

Love

其实，我爱你，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简单。
他否认了他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的事实，却用行动证明了这一辈子，
他只爱她。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简思♥著

她不服， 他来治

【全三册】

下部

张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她不服,他来治 / 简思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552-3974-1

I. ①她… II. ①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9988号

书 名 她不服,他来治

著 者 简 思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特约编辑 崔 悦

版式设计 李红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49.5

字 数 7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3974-1

定 价 79.80元(全三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目录

CONTENTS

①

楔子 噩梦 001

第一章 开端 005

第二章 逆风而上行 049

第三章 即使痛苦也要活下去 094

第四章 你管的闲事真多（上） 138

第五章 你管的闲事真多（中） 184

第六章 你管的闲事真多（下） 229

目录

CONTENTS

第七章 人美如画的前任	275
第八章 你欠我的多了去	318
第九章 流氓律师陈滔滔	361
第十章 请叫我明珠大人	381
第十一章 抢钱小达人	398
第十二章 恋爱中的蠢男人	436
第十三章 明月的小幸福	477

目录

①

C O N T E N T S

第十四章 陈律师的太太 513

第十五章 聪明的小孩儿 560

第十六章 谋杀案的嫌疑人们 604

第十七章 最佳婆婆 639

第十八章 抽象的套套陈 681

第十九章 她不服，他来治 728

番外 1 爸爸和女儿 776

番外 2 我爱你 779

第十四章 陈律师的太太

周一局里的例行会议，就松山本地的安全问题展开讨论。

“我们已经加派了人手，现在每天晚上要巡逻，白天也要巡逻，接到报警就要出警……”

有人提出意见。他们都是人，又不是孙猴子，从明局上台以来，说实话过得很辛苦，上上下下都不轻松。接到报警不出警，单位就会处分，但是警察就这些人，松山这地界也不小，以前晚上接到报警才出警，现在变成两个小时巡逻一次，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他也不知道明局以身作则，可总要听听下面的声音吧？

就不提得到的工资和付出的对比了。

因为现在是年关，出行的人多，商场和市场几乎人贴人，这种时候小偷几乎防不胜防，真想全抓，警察累挂了也抓不过来。

反扒组组长也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汇报。不是偷懒，是真的没办法，蹲点也只能选择部分地点，想全松山都蹲满警察不现实。他知道局长要求高，对自身要求也很严格，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哪个城市都存在小偷，他们这里的犯罪率已经降低了很多。

“商场路口都有警车停留。”

这是目前唯一能做的。

不可能商场里也派人去巡查吧，那么多的商场，那么多的超市，现在除非能给警察队伍再变出几万人来，没有几万有几千也行啊，不然大家都没招。

“有车能顶什么用？”

毕竟小偷是在商场和公交车上作案。大概的难题明珠也了解，但是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得为百姓的安全财产负责。

会议结束，两名警员并肩从里面出来，明珠已经夹着文件离开，她走在前面，鞋跟踩在地上发出规律的咚咚咚的声音。

“看见了吧，我们的大局长多体谅群众。”

呵！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干活吧。”

不服气也没用，弄不倒她，就得听她指挥。

有时候他们觉得提拔女人上来就是上面最错误的决定，做出来的指示令人啼笑皆非——大家都卖命干活，看看是不是你干了别人就体谅，最后局里的警察没落好，群众负面的声音依旧很大。

整吧。

明珠裹着大衣上了车。可能是因为到了年关，公交车站排着长长的队伍，前面交通岗堵了一大截的车队，五六分钟都不见车动一步。

年轻人叫嚷着现在过年没有年味，老人们却乐此不疲地买买买，在新一年来临之际把能买的都买到手，此时正三三两两、一群一伙地站一起聊天。前方公交车进站，大家就一窝蜂地往上挤。

明珠也跟着人流上了车，她选择站在车的后半部分，台阶之上。

车上很拥挤，几乎是人贴人，背着包的人紧拽着自己手里的包。有个小姑娘站在靠近车门的位置，穿得很时髦——穿了一双露着脚踝脚面的毛毛鞋，光着脚，外面裹着大衣，上面看起来很暖和，不过看那一双白脚还是会让人产生些许寒意。

她捏着手机，手指快速地按着键盘，偶尔语音聊天。身后的人靠近她，因为车上实在太拥挤了，一停车就听见有人抱怨，她也没在意。靠近她的两个人是一男一女，女的撞了小姑娘一次，小姑娘瞥了撞到自己的人一眼，不过没动，身后的人紧贴着她，她也没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毕竟车上的人多没办法。

后面的男人拿出长镊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将小姑娘侧背着的包划开了，此时正将镊子伸进去夹钱包。这一切，附近的人都没发觉。

钱包被夹了出来，反扒队队长已经发现目标。他们做反扒的需要练就一双火眼，长期和这些扒手打交道，扒手换了哪些新技术他们都是一清二楚的。

钱包顺利到手，人往门口走，准备下车。

车子依旧晃晃荡荡地前行，司机一会儿猛踩一脚油门，车上的人晃来晃去——这样的日子，出门就是遭罪。

反扒队队长靠近那名男子，从后面将人按住。

“你干什么？”

其实男的已经感觉不对了，今天点子很背，被警察给盯上了。

好好的，不是警察，谁会多管闲事？

女的和男人悄悄拉开距离，恰逢公交车停车，男人甩动着肩膀，使前面两个人纠缠上，后面突然杀出来一人，对着警察的后背就是一下子。前方被制服的男人借机准备逃离，堪堪从警察的手里挣脱，才准备迈开步子大跑，后面明珠就从台阶上的座椅位置跳了下来，对着他就是一脚。

“谁挤我了？”前面的人嚷嚷着，挤什么挤？

警觉的人更加用力拽紧包，知道这种时候非常容易发生丢失物品的情况。

前面的人没有起跑好，膝盖软了一下，就是这一下，错失了逃跑的机会。

车上的人也看明白了，这是警察在办案，觉得警察总算是有点用，至少还能看见他们抓个贼。

有些警察和贼的关系比较模糊，至少就管片来说，有些警察就等于是万金油，如果家里人在他管辖的区域丢了东西，这东西是可以找回的。至于究竟是什么关系，那就需要别人去猜了，没人会傻到承认和贼是一伙的。

这个世界上有好人就一定会有坏人，有坏人就一定会有中间人。

通过中间人，双方接触一下，坏人的要求很简单，马上要过年了，得叫他手底下的人有口饭吃。

“真的把我们逼急了，也不见得你们就能捞到好处。在你的管辖区域出了事情，吃不了兜着走的人还是你。”

出了事情，就会影响前途，上面不会管你做出多少优秀的成绩，只会看你的错处。

“我们松山来了一个狠角色，她要大干，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上面不停地施压，甚至亲自下来参与，就是借他几个胆子，他能干什么？还能打了自己的饭碗？

“女的？”

“别小看这个女的，一张嘴和刀子一样，上下一碰，我们就只能这样干，不是我想一网打尽。”剩下的话就不需要言明了，难道我愿意在我的管辖区域出事？

可是，没办法。

要么你们出手弄死她，要么就被她弄死，反正就这两种结果。

“靠着男人上来，就老老实实地在床上待着得了！一个女的整天削尖了脑袋和男人争场子，松山的男人都死绝了？”

“她家里有什么人？”

眼前的人一笑：“想问候她家里人的不止你一个，不过可惜，这位局长家里关系干净着呢。前些日子才知道她有个丈夫，其他的不清楚。”

“我就好奇，她是打算这辈子不生孩子还是怎么样？不然她将来生孩子，会生一个死一个，呵呵……”

这样的干法，早晚全家死绝。

陈滔滔下班开车出来，到小区门口附近时车子好像出了点问题，他连忙停车。

他下来看了看，用脚踹了踹轮胎，踢的过程中听到后面好像有人走动的声音。陈滔滔一贯警觉，毕竟他得罪的人不在少数，很多人都想把他刹了喂狗，他小心得很，毕竟自己的命是很金贵的。

“你认识明珠？”

“啊？”陈滔滔模糊不清的脸上满带着疑问。

对方认准这是陈滔滔，就拿着东西准备上手——没打算要他的命，就是给他一个警告，给他老婆一个警告，所谓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

陈滔滔避开对方挥过来的东西：“我跟你讲，最好不要和我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门口的警卫见情况不好马上就报警，不过他没出来——这明显是寻仇，他退休了才来这里多赚一份工资，不是为了拼命，关键时刻性命要紧。他能做的事情，就是报警。

陈滔滔的举动显得有些滑稽，人家摆明了就是要修理他，他还说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时，有人开车经过，车子飞一般进了小区，根本没有多做停留。

“你这是奔着我老婆来的？”
能给他招祸的人就不用说了，明珠大人嘛。
“知道还问什么？”

对方抡着棍子对着陈滔滔就砸，准备砸完就跑——他看准了陈滔滔是个软脚虾，穿得西装笔挺，这样的人平时坐在办公室里吆三喝四的，哪里能比得上他们，迫于生活，什么不做？

陈滔滔手里握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解下来的皮带，照着对方的下巴就是反手一抽。他的力气很足，皮带很有韧性，在空中甩了两个圈，最后一下落在前面人的下巴上。这一下子抽上去，只听见一声清脆的啪的声响。

然后，皮带迎面照着对方的后脖子抽了下去，再然后是手，反正不是打在他的身上。陈滔滔连续抽了五六下，对方的手已经有些扭曲，看样子是被抽得很惨。陈滔滔是不会心疼的，眼前站着的别说是个男人，就算是个女人，他也照抽不误。

“你是来吓唬我的，还是打算做了我？”
说着，啪的一下子，陈滔滔又抽到对方的耳朵上。

门岗里的警卫跑了出来，劝陈滔滔道：“再打下去就出人命了。再说，制服他就好了，剩下的交给警察吧。”

“你还活着？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陈滔滔抬眼看着警卫问了一句。
然后，他摘下自己的手表放在车盖上。警卫以为他总算是不打了，结果陈滔滔拎起来那人又照着他的鼻子连续打了两拳。

他不是没有战斗力，就看对谁了。
“你觉得我是软脚虾是吧？这两拳是替你妈打的，养大你不是为了让你干这些的。”

说完，陈滔滔回到车盖旁边，优雅地套上自己的手表——脚底下躺着的那个人是贱命一条，他的手表很贵的，溅上血就没有办法戴了。

警察来得很快，把两个人都带走了。

最近有几起案子，有些人抓住罪犯以后就直接上极刑。前几天就有一个人，抓住小偷直接把小偷的腿给打折了。

“你把腿放下。”

附近的派出所里，陈滔滔跷着腿。他看起来就不像是个好人，脸上表情直白地写着：我不好弄，我就矫情，你敢动我试试，我有钱。

警察素来不太喜欢这样的人，过去办案过程中，没少接触这样的。”

“有错也不能给打成这样吧。你的腿放下，像什么样子？”

陈滔滔眼睛一挑，定格警察，反问：“我给打成什么样了？”

眼前的人脸上都是皮带抽的痕迹，加上天冷，现在都是红痕带瘀，别的地儿就更不用说了，单看这张脸，做得还不过分？凡事有警察，谁准你自己动手的？要是都这样直接动手，社会不乱套了？

“会说话吗？”

“我还真不会，要不你教教我？”

警察晾着陈滔滔，不能沟通那就别沟通了，有本事你坐着吧。

陶克戴腋下夹着包出现在派出所，他发现自己来派出所领陈滔滔的次数逐渐增加了。进了派出所了解了情况，陈滔滔不会说人话，他会。

详细的情况解释清楚，虽然动手了，但是当时形势所迫，对方是早有准备，这是报复。

“你看他这样，他大小脑发育不完全，他老婆是个警察，在松山那边办案，得罪了不少人……”陶克戴不管怎么样，说话很温和很客气，满脸堆着笑，至少让人一看，气顺了不少。

值班民警摇摇头，这样的家属，早晚都得拖累死家里那位，这是什么态度？别以为有两个钱就了不起。多余的话他也不说了，本来就是正常问案，毕竟这人出手狠了点，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

陈滔滔想要说话，陶克戴的声音盖过他：“是是是，他这人这里……”说着，陶克戴指指陈滔滔的脑袋。

过了没一会儿，他就把陈滔滔给领出来了。

“打得是有点狠。”

“我是算计着打的，小伤。”陈滔滔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对方可能是要吓唬他，也可能是要搞死他，他不出手也许现在躺在医院里的人就是他。

两人又闲聊了几句，陶克戴就上车走了——他家不在这附近。

陈滔滔溜溜达达地进了小区，门岗看见他迅速低下头。他甚至觉得，也许明天自己就得丢工作了。事实上他真不太喜欢陈滔滔，觉得这人鼻孔朝天，针对物业也好，针对业主也好，保不齐明天会因为自己今天没作为就让物业换年轻的门岗了。

“陈先生……”门岗突然叫住陈滔滔。

陈滔滔听人家说了老半天的话，还是那一脸不用眼睛瞧人的架势。有些人看见他就会觉得不好搞、事儿多、眼睛长在头顶。陈滔滔就是典型的这种代表，让不熟悉的人首先厌恶他三分，花痴的不算。

门岗求完情就后悔了，说那么多做什么，不干就不干，另找就是了。

陈滔滔进了电梯，整理了下自己的头发。到了自家所在的楼层，他出了电梯直奔家门，紧接着开门进去。

“没下班呢？”

“嗯，你睡吧。”

明珠就两句话，直接挂了电话。

她现在天天忙，晚上九点回来都算是早的。陈滔滔翻着白眼，现在才几点他就睡？

他也没有和明珠说自己遇上了什么事，把工作做完，喝了半瓶啤酒，就对着窗子欣赏夜色——赚钱就是为了享受，有些时候他站在家里的窗前往下一看，幸福感就油然而生。

明珠夜里十二点多才进的家门——每天松山发生的大事小情很多，就算是不睡，估计都解决不完。

干了这行，她就没想过什么减肥不减肥的事儿，哪里有力气去减肥？好在她也没有胖起来，天天运动倒是助消化了，饮食却越来越不健康，吃饭不定点。

进门后，明珠站在门口缓了口气——她也是动完手术没有多久的人，这次伤得比上次还严重。

不是不累，也不是不辛苦，就是习惯了什么事都自己扛，跟别人说，指望别人安慰吗？

这样想着，明珠直了直腰。

陈滔滔恰好从浴室出来，头上顶着毛巾，光腿踩着拖鞋，看见她说：“回来了。”

明珠脱了鞋，进了屋子里。陈滔滔看着她那样，心里骂了一句脏话——不是好话。

他觉得明珠就是个“傻帽儿”，“吃力不讨好”说的就是她这种人，现在的形势就不是一个人能扭转过来的，你累死也没用。

明珠进了厨房，拧开火。就算不怎么会做饭，简单煮个面，把速冻的饺子扔进去或者蒸个东西吃，她还是会的。她很感谢自己出生在这样的社会，什么都能买到。

从冰箱里抽出来一袋包子，反正是小猪的，她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馅的，蒸了再说吧。明珠盯着火站着站着，突然身体有点不舒服，觉得站不住，反正水也还没开，又有地暖，索性坐在地上歇会儿。

她只是想歇会儿，没想到睡过去了——她这几天睡得不好，加上有些奔波，体力消耗得很干净。

地上真的很暖，暖着暖着她就进入梦乡了。不一会儿，炉子上的锅冒着热气，水已经大开了。

卧室里的陈滔滔还纳闷呢，这人还没吃完？

明珠就这么个习惯，不死在别人手里，她身体也不带好的，等着瞧吧，看他算得准确不。

这么想着，他就往厨房走，探头去看。厨房里开着灯，暖洋洋的，玻璃外面是黑色的，明珠在地上坐着，靠着橱柜闭着眼睛，很安静。

安静得……陈滔滔很想把锅里的热水都浇到她头顶去。

他关了火，瞧瞧她，回屋抱来一床被子扔在门边，关了灯踩着拖鞋又回了房间。他又看了一会儿文件，才关灯睡觉。

明珠睁眼时都三点多了，从地上起来，她洗了一把脸就上了床，主动去抱陈滔滔。

陈滔滔就像每个青春期少女床上会摆放的那个洋娃娃，不过少女摆的是假人，明珠摆

的这个是真人。

“少贱，离我远点，我热。”陈滔滔突然出声。

“我冷。”明珠还是贴着他——他身上温度刚刚好，可能是没盖被子睡觉，有些凉凉的——她就羡慕陈滔滔这身体，这样的气温竟然也可以不盖被子睡觉，而且还不会生病，真是好身板。

“你……”陈滔滔就想问她，她有点女人样没有啊？

别的女人都在做梦遇上个王子什么的，然后自己变成王妃。瞧瞧她这日子过得寒酸的，王子跑了，这一辈子活到头回头来看，到底经历过什么啊？

别的女人能讲出来一堆段子，明珠呢？

这些话陈滔滔没有讲出口。这样的话不是他这个身份该说的，这样的话也轮不到他来讲，立场陈滔滔懂，因为懂，所以即便再想说，他也不能开口。

“我饿了，你还吃吗？”陈滔滔下了床，明着是为了躲开她，讲出来的话却有些口是心非。

“陈滔滔，你知道你现在做什么吗？你爱上我了吧，被我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了，所以对我这样好？你怕我饿就直接说，我不会骄傲的。”明珠打趣他。

陈滔滔一副快要吐出来的表情：“我爱你？爱你还不如去爱一个男人，男人都比你好好。吃不吃？别废话。”

“吃，给我来五个。”明珠豪迈地道。

闻言，陈滔滔脚下一软——是个女的都会为了表示自己在乎身材而少吃吧？现在这个时间张嘴吃五个，上辈子是猪托生的吧？

这女人力气比他大，吃得比他多，比他虎比他猛，估计给她安个喉结贴点汗毛，她就是十个十足的糙爷们，比自己还像爷们。

“你是我大爷。”

他上辈子一定是欠了明珠不少，不然这辈子为什么眼睛就被眼屎给糊住了呢？要是没糊住，他干吗要和明珠这样？

说不欠她的，他自己都不信。

陈滔滔家里的这点事他还没研究明白呢，就用可怜的智商去蒸了包子，然后端着盘子回被窝里——陈滔滔竟然可以在被窝里吃东西了，真是令人震惊。

“用微波炉转一下更快。”明珠咬着奶黄包说。

陈滔滔身体一僵，心想有些人活着就是为了得寸进尺。他递给明珠一个盘子，盘子里有培根和香肠。

“没筷子吗？”

陈滔滔将手里的叉子比量着明珠的脖子，一副凶狠的样子：“吃就吃，不吃滚出去。”明珠用叉子叉着香肠，送进嘴里，嚼着，很香。

“我这男人不仅是个名牌，还是个实用的，身材又赞，活儿也好。”

陈滔滔端着杯子，闻言一口咖啡呛在喉咙里，讲话能不能不要这么粗俗？

于是，他拿小眼刀子飞她：“谁是你男人？”

“你呀。”

明珠笑嘻嘻地把满嘴的油往他嘴上蹭，陈滔滔真的要发飙了，擦干净嘴巴，才勉强让她亲一亲——这样太脏了。

吃完她就睡了，入睡还特别快，好像刚刚清醒的人不是她。陈滔滔喝了咖啡现在不困了，坐在床上数着星星，窗帘里面的一层拉开一个角，这样就方便看清外面了。

今天的月色可不怎么好，就那么一条，听着身边人匀称的呼吸声，陈滔滔叹口气，他刚刚干吗嘴贱去喝什么咖啡？现在睡不着该怎么办？

没睡好的结果就是黑眼圈有些严重，起床气非常重，脑袋生疼。陈滔滔刚将头藏进被子里，明珠就扯开被子。

“滚！”陈滔滔在明珠扯开被子的一瞬间吼了出口，他现在心中装着火山，随时都会喷发。他拽回被子又躺了回去，要继续睡，头好疼。

“你今天不去上班了？”

明珠问他，那人没回话，她就趁刷牙的工夫站在床头看他。

陈滔滔被人盯着睡不着，告饶道：“我昨天几乎就没怎么睡，你别折磨我了。明珠你行行好吧，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吃饱了就能睡，睡饱了还能吃。他这种高级人类，每天活着有很多压力，各种释放得出去和释放不出去的压力，活得很辛苦，活得很艰辛。

陈滔滔现在就是想矫情。

作为一个人，他真的觉得活得好辛苦。

失眠痛苦，赚钱痛苦，今天比昨天少赚了依旧痛苦，丢了一毛钱也会痛苦，亏本了还会痛苦，觉得自己昨天手贱地喂饱她还是很痛苦。

他后悔，非常后悔，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就应该什么都不做的，他不是谁的保姆。不应该是这样，虽然双方也可以互相谅解什么的，但不该是这样的，不该啊。

他不是个好男人，不是啊。

“吃早餐吗？我给你做。”

明珠所谓的做，就是把冰箱里的速冻食品扔进锅里，或者买，她都拿手。

“你走吧，别磨叽了，我想再睡一会儿。”

于是，明珠刷完牙洗完脸就走了。但是，她一开门出去，陈滔滔就醒了，迷瞪瞪地坐起来——他现在发现了自己比失眠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不困，感觉不到困。

无论他晚上睡得多晚，早上到点儿就醒，而且即便这样也不会觉得困。

陈滔滔无奈地掀开被子，光着腿和脚进了浴室里，专注地看着镜子：“今天又帅了。”

不过，就算是再帅几百倍，他也兴奋不起来——他的幸福阈值现在变高了，看见钱都兴奋不起来了，这情况有些不妙。

欣赏自己的脸十分钟以后，陈滔滔开始洗脸。

然后，他开始换衣服，只穿着内裤站在镜子前，欣赏自己的身材。不是他自夸，真的

是个女人遇上有这样身材的男人，天天舔脚底板都会觉得幸福的。这样想着，他左右摆着姿势，对着镜子飞飞媚眼。

陈滔滔心想，男人长成他这样，叫别人怎么活啊，脑子又好，脸又好。

一边乐不可支地想，他还一边做着各种各样能体现出来力与美的结合的动作。

好半天之后，他才收了动作套上衬衫和西装，又啧啧了几声：“什么叫穿衣显瘦，脱衣有肉？说的就是我了。”

光线打到他的腹肌上，结结实实的几块，闪闪的，带着星星，从头发丝到脚底跟就没有一处不精美。

陈滔滔进了电梯，仍旧不放过欣赏自己颜值的机会——凡是有“镜子”的地方，他都愿意照照，看见自己的脸，那些晦气就会一扫而空。边欣赏，他边扭着自己的腰——最近坐的时间有些过长，这样可以让他紧张的腰肌松弛弛弛。

他正在扭呢，电梯门开了，外面站了一个女人。电梯门一开，她就往后狠狠退了一步。

她主要是被吓到了，一大早的就看见了容易长针眼的事情，一个男人在这里扭水蛇腰能看吗？

直到电梯门关上，她也没有走进去——遇上这样的人，她宁愿多浪费一点时间，也不着急抢这一秒，里面的人看着就很不着调，别看穿得人模人样的，是那个吧？

娘里娘气的。

陈滔滔黑着脸，看着电梯门关上了。

你误会了。

他很想开口解释，毕竟对方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这都是误会，误会啊。

徐太宇和未婚妻同时出席母亲的生日宴会，夫人显得有些意兴阑珊——她原本对自己的准儿媳也很欣赏，虽然她更欣赏明珠，不过对方是无辜的。可是，自从知道了准儿媳那点不干净的事儿后，她的脸色就没太好过。

“妈，生日快乐。”徐太宇的未婚妻推开休息室的门，甜甜地笑着走向未来婆婆——在未来婆婆这里，面子功夫还是要做全的。

夫人想起了让人跟着她拍到的那些照片。

她真的不能理解，一个女人竟然一点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和徐太宇订婚后还在外面和一个男模不清不白，一个月里被拍到四次两人通宵在一起。

“放着吧。”夫人正眼都没放到那礼物上，人她都不在乎，还会在乎这一份礼物？

“妈，你心情不好吗？”

“没有。”

意识到夫人的冷淡，徐太宇的未婚妻有些无奈，该做的她已经都做了，那就该陪着徐太宇去演戏。

她很爱自己的男朋友，但是她没办法脱离家里，道理很简单，没有卡她活不了，她也

清楚自己是什么德行。她试探着点过徐太宇，如果他愿意的话，她可以收心，毕竟当人家未婚妻要有点未婚妻的样子，可徐太宇给出来的答案模棱两可。

她是女人，是需要人陪的，那个男人拿她当全世界。

宴会结束后夫人乘车回到家里，接了一通电话，然后狠狠摔了电话。

“我妈呢？”

家里的用人指指楼上，她其实很想提醒徐太宇，夫人的心情非常糟糕。

徐太宇的皮鞋踩在地毯上，直奔母亲的房间。

夫人倚靠在床上，她有点累，今天这样的场合就是应酬，应酬的存在是必须的。

可是，应酬得让她觉得很不爽，这种不爽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了。

“雅若在做什麼你清楚吗？”

“可能在回家的路上，可能去了酒吧，也可能飞国外购物。”

“既然你不知道，那我现在来告诉你她在做什么。刚刚宴会一结束，她就和那个男模一起回了她的公寓……”

徐太宇抿着唇，他是知道的。

“如果你要和她结婚，那么我绝对不能接受她继续现在这个样子。打电话给她，说我要见她。”

“妈……”

“打电话。”

徐太宇看了母亲半晌，然后拨了电话——他用态度告诉了他的母亲，即便他的未婚妻是这样的，他还是要将这桩婚姻继续到底。

夫人何尝不是在试探，既然他舍弃明珠选择雅若，既然一定要和雅若结婚，那她现在的样子是绝对不行的。

“雅若，我妈想见你。”

闻言，席雅若从床上坐了起来，这个时间要见自己？

“我让车过去接你。”

席雅若动了动嘴，不过没有说出反驳的话——她没有反抗的权力，徐太宇已经拿出来他想要她那样做的态度，那她就得识时务。

“你回去吧，以后别见了。”席雅若看都没看躺在身边的人，尽管前一秒他们还在浓情蜜意。她舍弃不了自己富足的生活，她没办法去过贫穷的日子，就当她自己吧。

说完，她就走进浴室，并把浴室门上了锁。外面的男人似乎在喊着什么，声音有些哽咽。

席雅若和一些玩得很开的富家女有些不同，她从初恋到现在只谈过两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谈到现在，对方呵护她，体谅她，哪怕她订婚，他宁愿给她当没有名分的第三者，她欠他的，还不清。

很久之后，家里彻底安静了，席雅若从浴室里出来，换了衣服，整理了头发，然后下楼。徐太宇的车已经到了，她平静地坐了上去。

车子启动，她发出最后一条短信：以后不要来找我了，找个好女人吧。

她说过，如果徐太宇需要她做一个本分的妻子，她可以做到。

夫人叫了席雅若来，却没有见她，据说已经睡着了，真的假的她清楚得很。不一会儿，徐太宇就从楼上下来了。

这个男人长得好，一身的优雅，可她对徐太宇……想到这儿，她翘翘唇角，算了，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我妈希望你能做个合格的儿媳。”

席雅若点点头，从今天开始她会配合徐太宇，和他做一对至少外表看起来非常相配，很开心的夫妻。

“我和他说清楚了。”

徐太宇经过她的身边，没有停留，双方都清楚，他并不在意的。

席雅若说这些也不是为了讨好他，既然这桩婚姻必定成行，她又何必闹腾？算了，就到这里吧。

嫁一个冷冰冰的丈夫，每天他脑中都在精准地算计着，也许是算计着别人，也许是算计着什么事情，这样的人，她也不觉得他会爱人。

你能想象徐太宇爱过一个人吗？

就算是爱过，和她也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可怜人，金钱的奴才。

很快，席雅若就开始上烹饪课——虽然学不见得是为了做，只是需要偶尔一展手艺，然后美美地接受丈夫的赞美。她也安下心来和婆婆接触，想调解好未来的婆媳关系，有时陪着母亲看看画展，买买画，偶尔和徐太宇挽着手臂出席一些应该出现的场合。

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某天，席雅若和婆婆一起喝茶，她感觉得出来，她婆婆不太喜欢她。她和徐太宇的婚期越来越近，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夫人看看坐在眼前的人，表情淡淡的。之前席雅若主动提出来要陪她来打球，她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有些事情已经成定局，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就像是一些既定的程序，改动一个数字出现的偏差，可能让很多人直接破产。

“妈，你是不是不大喜欢我？”席雅若问。

“只能说你不走运，我更加喜欢另外一个人。”

派出所内，一个中年妇女坐在椅子上做笔录：“……之前我听别人说，银行都是可以破产的，那钱放在银行不安全……”

民警停笔，心里默默叹口气，又问：“放在银行你不放心，哪里还能放心？”

“我们那块儿，之前银行就黄了。”

做笔录的民警屏息片刻：“好了，我知道了，你回去等消息吧。”

“我的钱什么时候能要回来？”中年妇女显然比较关心这个问题。